

岁月长长 琴韵悠悠

——京城乐器 “票友”散记

漫步北京的大小公园，人们常能见到这样的景象：浓荫里、水面上，不时飘来阵阵京腔京韵的演奏，有板有眼的唱腔。走近去，你会看到：亭榭下或长廊间，一些京剧及其它戏剧爱好者、乐器演奏者在这天然的舞台上拉着、唱着，特别是那些玩乐器的人们，有张有弛地拉着手中的乐器，脸上满是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。这些乐器“票友”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，他们对戏剧的专注和投入一点也不比专业演奏员逊色。他们因乐器而快乐着。他们用最浅白的语言讲述着自己平凡生活中的“独特情趣”，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。



“康龄轩”里的“琴韵”

位于鼓楼西街的“康龄轩”是个茶馆，它像极了一个固执可爱的老者，在繁华的都市中坚持着。推门一进，沁人心脾的茶香立刻扑面而来，顿觉几缕温馨、几丝清爽。环顾四周，整个茶馆天然无饰、古意盎然，茶桌、茶具拙稚可喜，点滴间无不充满古风古韵之气息。几个怀抱乐器的人散坐其中，旁边几位老者随琴声哼唱，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致。

这群人中大多为50左右的中年人，他们衣着考究，从气质上可以断定这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。在这燥热的夏天，忘记炎热，品茶“嬉戏”是他们追求的境界。

53岁的曹祝捷先生在这群人中比较有代表性，他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热爱京戏的父母给了年幼的曹祝捷以很好的熏陶，使他从小就喜欢上了京戏。但由于嗓音条件的限制，他放弃了学习演唱京戏，而拜在著名琴师李耀祖、赵喜辰的门下学习三弦。在学琴的那段时间，曹祝捷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，因为他已被京剧艺术的魅力所深深折服。童年是美好的，在曹祝捷的眼中则更是饶有趣味的。

痴迷三弦的他走上工作岗位后仍然坚持业余拉琴。可是后来好景不长，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身上，他不得不每日为生计而奔波，生活的残酷一度让他有些心灰意冷。他犹豫、他彷徨，他不知这历来都只隶属于有钱人的“玩艺儿”，像自己这样的平民能否享有？因为那时他每月只有不到20元钱的收入，最终他只有“忍痛割爱”。



曹祝捷正在弹奏三弦

2000年对曹祝捷来说是难忘的一年。因为这年他正式从公安局地铁分局退休下来，也正是因为这次退休才又让他“旧梦重圆”。他将退休时单位奖励他的3万多元全部拿出用于买琴，并亲自去天津定做了三弦，目前他手里仅是三弦就有6把。刚退休的时候，他为了能够尽快恢复琴技，每天练琴长达七八个小时，双手都肿成了“大馒头”，以至于每晚要把两手浸泡在水中才能缓解一些疼痛。在那样的20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他每晚都要忍痛睡去，但他从未动摇过练琴的信念。因为在他看来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，他很珍惜。曹先生感慨地说：“正是因为有了从‘停’到‘玩’的这一段经历，我对三弦才有了新的理解，我觉得弹琴主要还是靠悟性，所以我的技术比原来有了很大长进。”自古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，曹先生的三弦演奏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在去年的北京市首届京剧票房大赛中，由他担任三弦伴奏的东城文化馆队荣获了第一名。

目前曹先生的物质生活还算宽裕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够吃够喝就行了，没什么过高的要求。“康龄轩”这里环境较好，演奏、演唱者的水平也较高，所以他每周来此与戏友一聚，大家相互切磋琴艺和唱腔，并经常给琴友无偿地做一些弹三弦用的指甲和琴码。

曹先生以及“康龄轩”里其他琴友那乐观的态度、豁达的性格、坚定而执着的眼光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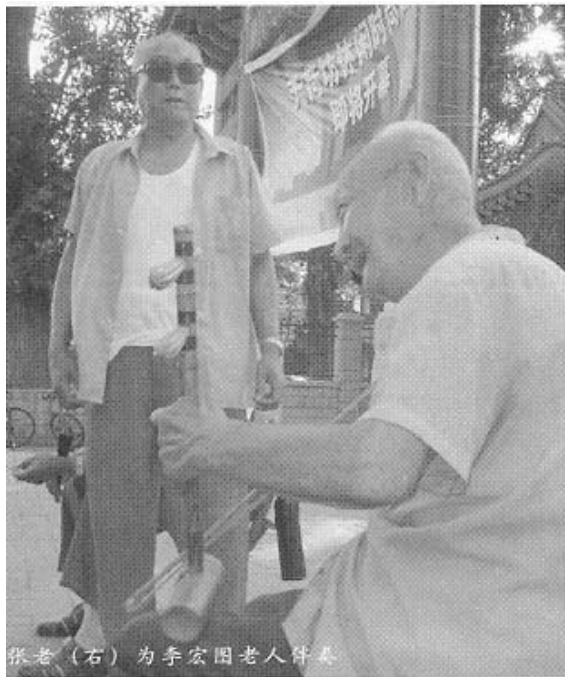
与什刹海的“琴缘”

把玩老北京，非什刹海、后海不可。胡同小巷、红墙绿瓦，其间更有京腔京韵、穿云裂帛。如今的这里，已被现代文化严重地冲击着，先是大小酒吧的蜂拥而至，后是不同地段、不同程度的修建和改造，给整个什刹海和后海带来了几丝嘈杂和灰意。

在什刹海莲花市场的南门边上，几个老人拉着乐器围坐一角。与“康龄轩”不同的是，这儿没有茶、没有舒适的桌椅板凳，也没有舒适的温度，有的只是这闹中取静的自然环境，但这丝毫也不能阻止他们寻找“乐趣”的热情。

这是一群退了休的最普通的北京老百姓。他们为了给自己找点儿乐子，每天下午骑车或步行来到这里。住在宽街的李宏图大爷就是这里的常客，老人们所拉的京胡都是他带来的，而且全是由他本人亲手制作的。今年70多岁的他是北京某工厂的退休工人，老人爱拉京胡也爱唱京剧，不过更喜欢的是自己做京胡。退休后，为了能做几把自己喜欢的京胡，他想尽办法去找一些物美价廉的原材料，经常是为了某个部件跑遍了整个北京城。在京胡的制作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他会虚心地上门向同行请教。在家人的支持下，一把把京胡终于在李老的手中诞生了。

有了心爱胡琴的他，每天都来后海拉琴。当他得知和自己一起玩的老人中，有些因经济条件的限制买不起胡琴时，他便每天带着自己的所有“家当”来这里，无偿地让琴友使用自己的“劳动成果”。老人高兴地说：“我一个人玩，乐不起来，大家一乐，我自然也就乐了。”一晃，就这“一乐”也近20个年头了，老人头上的白发验证着岁月的痕迹。记得一年夏天的一天，他在从家骑车来后海的路上，正好遇上雷阵雨，为了不让二胡淋湿，不让翘首等待他的老人们失望，他毫不犹豫地将雨衣盖在了5



张老（右）为李宏图老人伴奏

把京胡上，自己竟淋在雨中。后来雨停了，二胡依然完好，可他却因淋雨病倒了。可这些他从不计较。

在这群人中还有一位痴迷京胡的老人，在北京像他这样的可能找不到第二位了。老人家姓张，家住地安门附近，今年已经98岁了。身体结实、耳不聋眼不花的他从面色上，根本看不出像是近百岁的人。老人虽年岁已大，但性格依然刚毅，

至今仍一人独自生活。虽然儿女和他同住一个城市，但习惯自由的张老就是不愿和儿女们一起生活，因为他怕受拘束。老人曾因种种原因在山西一个很偏僻的地区生活了30多年，70多岁时才



张老意犹未尽地端详着胡琴

回到北京。即便是在逆境时，他也没有改变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。这么多年来老人的身边一直带着一把胡琴，在他失意和寂寞的时候，他总会拉起它，虽然他的琴声并不很优美，但对那时的他来说已是奢侈的幸福了。

老人坐在矮凳上，兴致勃勃地拉着《空城计》，略显粗糙的手指运起弓来依然那样张弛有度。一曲毕后，老人意犹未尽，拿着胡琴端详着，目光里流露着说不出的爱慕。其实老人正规学胡琴是在1995年，也就是他90岁那年。张老自豪地说：“像我这样98岁还玩胡琴的，北京城就我一个！我就是喜欢胡琴，100岁也愿意拉！”其实拉胡琴对张老来说已不仅仅是一种快乐，更多的则意味着自己生命的延续。

目前张老的生活还算可以，每月除了国家发给他的补助外，儿女也定期给他一些生活费。他每天吃完饭后，经常来后海溜达，看看风景、拉拉胡琴，快乐自在。

阵阵微风吹来，掠过湖面轻拂着这位近百岁的老人的脸庞，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，我们祝福老人与“乐器”相伴，安享晚年。

天坛聚“琴迷”

天坛自古为天子祭天圣地，园内历来香火不断，歌舞升平，至今也未曾冷清。一进入公园大门，四处的胡琴声和锣鼓点就迎面传来，给宁静祥和的公园平添了几许“闹”气。

感受过许多票友聚会的场面，但没有一处能与这儿相比。先不说这里有多少组票友，仅是每组的场面就让人惊叹！前来聆听的观众多达数百人，大家里三层、外三层的将京剧队和演员紧紧围住，若不是听到声音，你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在做些什么。

在双环亭附近，就有好几拨演奏乐器的人们。一个弹月琴的中年人与我们聊了起来。他叫徐金生，今年52岁，他父亲、大爷、哥哥都是搞京戏的，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氛围的熏陶。徐先生回忆起小时候听戏的情景：“那时没有收音机，我就经常



去‘中和’、‘广和’、‘民主’、‘庆乐’等剧场听李万春、赵燕霞、李和增、张春华的戏。”徐金生说：“我学月琴只有三五年的时间，我以前喜欢唱京戏，但受条件所限，半天才能轮上唱一段，觉得很不过瘾。因为月琴在京剧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于是我决定开始学习月琴，这样一来不管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哪个角色我全能参与进来，比半天唱一段戏过瘾多了！”经了解，即便是“非典”时期，徐金生和他的伙伴们也没有停止玩票的活动。原来一星期来天坛活动两次，“非典”时期反而增加了活动次数。他说“非典”其实让人挺压抑的，不过来这里一弹一唱就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，忘却了尘世的一切烦恼。徐金生每周除了在天坛活动外，还常去西四的“燕福楼”。他说那里的乐器较齐全，有三弦、中阮、大阮、大贝司和大提琴，而且演奏者的水平也较高，再加上“燕福楼”的老板也喜欢京戏，所以时间一久，那里就成为京城新兴起的票房。许多名师名票都经常到那儿相聚，吸引了好多京剧爱好者。

不过观众人数最多的要属双环亭的一个长廊，那里乐声阵阵、唱腔悠扬，观众都围成了一堵人墙。原来一个评剧小组正在演评戏。只见几位老者聚精会神地拉着评戏《打狗劝夫》，两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有声有色地唱着，观众津津有味地听着，不时还传来阵阵掌声。这群玩乐器的老人年岁都较大，而且有很多还是专业出身。

一位叫张志刚的老人，今年78岁，他原是在中国评剧院的板胡演奏员，曾为著名演员新凤霞、谷文月、李亿兰、赵丽蓉伴奏。退休后他经常来公园为观众义务演出，同时做一些普及、宣传评剧的工作。

坐在张老旁边的老人叫杨金山，今年也78岁了，他原是北京某评剧团的专业鼓手。与别人不同的是，他一家都是专业搞评剧的，老伴就是唱评戏的。从事多年舞台艺术的老两口，退休后毅然选择了来公园为观众义务表演。他们每周来天坛两次，有时也去别的公园和社区。现在他们的演出已拥有了一批固定的热心观众，他们走到哪儿表演，



观众们就会不辞路远地跟到那里。他们之间已不再是演员和观众的关系，而是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相信每位走到他们中间的人都会立刻被这个大家庭的氛围所感染。这里的很多听众每次来公园时，都会自发地给演员们准备一些水和食品，还有一些中年听众，经常和琴师一起来公园，路上帮他们拿拿琴和东西，因为他们大多上了年岁。

与老人们在一个评剧小组的，来自蒲安里第一社区居委会退休的闫女士告诉我们，拉胡琴的张志刚老人身体不大好，但为了按时来这里为我们伴奏，经常是打车过来。一次，张老和评剧小组成员应邀去石景山一个社区演出，仅往返打车费就花去老人90多元。但为了送戏上门，老人仍乐此不疲，毫无怨言。听完这些，不禁感叹老人对艺术的执著和对评剧事业的热爱。

航天公园的“琴趣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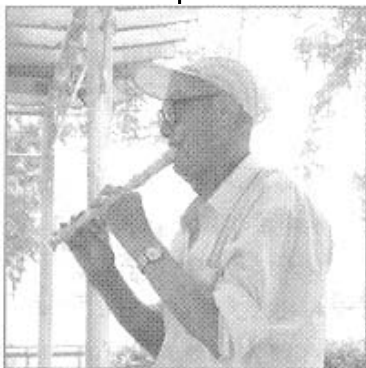
热爱乐器的老人们

京城南郊相对北城略显冷清，但在南郊的一个具有苏州园林风格的公园里，场面异常热闹。因为这里既濒临社区，又紧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，所以附近的人们都把这里作为自己休闲的“首选”去处。这里没有“康龄轩”的古朴、“什刹海”的风情，也没有“天坛”的凝重，有的只是细腻柔美、抒情婉约的江南水乡格调。

公园一侧的绿色长廊绿萝垂挂，凉爽宜人，是纳凉消夏的好地方。长廊下，一位老人正在自得其乐地吹着竖笛。老人很健谈，他叫秦宝和，是航天部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14所的退休工人，今年81岁。老人手中的这支竖笛看上去极为普通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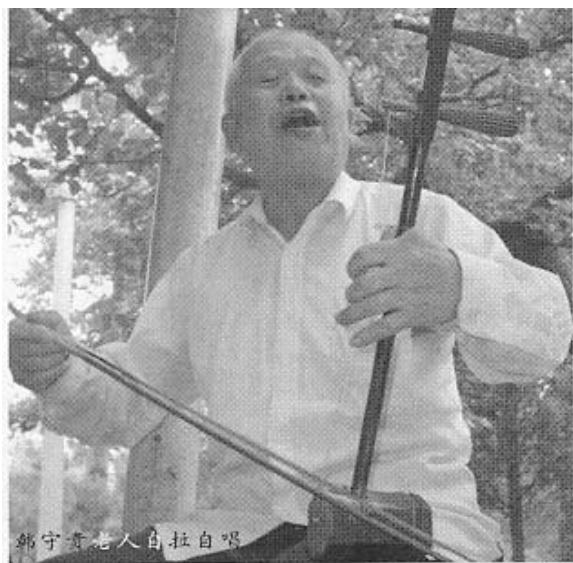
一问才知道，那是他孙子在学校买的，才13元，因为是孩子不会吹，所以他才拿来玩的。

老人喜欢吹笛子，也喜欢拉二胡。说起学乐器的历史，秦老兴致很高，他回忆说：“早年父亲带着我闯关从河北遵化去了齐齐哈尔。那时候我家住



秦宝和老人正在吹竖笛

在大杂院，院子里经常有唱戏、拉胡琴的。我们邻居有个段大哥也会拉，所以我就跟着学，当时的流行歌曲我都能模仿着拉下来。我后来到了齐齐哈尔车辆厂工作，《林海雪原》的作者曲波是当时厂里的书记。他在单位组织了京剧班、话剧班、音乐班，还修建了一个舞厅。因当时我会吹口琴，曲波就让我参加了口琴队。后来我又参加了厂里



韩守贵老人自拉自唱

成立的文工团，在团里吹‘天帕斯’（一种管乐的名字），每到‘五一’、‘十一’我们都游行演出。那时我们的文工团在齐齐哈尔还是挺有名的。”老人后来调到北京做筹建国防部五院的基建工作，就没有很多时间再去摆弄乐器了，直到退休后他才又拿了起来。老人笑着说：“我年轻时就好这个，啥乐器都能来两下子”。

说到现在的生活老人很满足，他说：“这真的要感激国家！我现在生活得很好，每月开一千七、八百元，足够用的了。没事再来这儿玩玩乐器，愉悦一下身心，乐呵呵地享受晚年”。



在航天公园演奏的琴友

正与秦老伯聊天的时候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拿着两件乐器走过

来坐在廊子下，与秦老伯开起了玩笑。秦老伯介绍说：“他是我们老年乐队的负责人叫韩守贵。”韩守贵老人今年72岁了，他能拉能唱，并经常组织由他组建的十几个成员的乐队参加演出。目前韩老手里已有20多件乐器，其中许多都是经过自己修理、蒙皮后焕然一新的旧乐器。



随处可见的乐迷们

老人于1960年就参加了航天部211厂的业余京剧队，但那时他以唱为主，后来才学拉京胡。老人指着手里的京胡说：“这把京胡在我手里已有40多年了。我年轻的时候京胡全是丝弦，现在的京胡全是钢丝弦。”兴致所至，老人有板有眼地自拉自唱了一段京戏。韩老又说：“每个人的爱好都是不同的。过去有句话讲，‘好吃萝卜不吃梨，好玩鹌鹑布喇（一种鸟的名字）的不玩鸡。’我老韩头打扑克、下象棋都不会，只一门心思拉京胡、唱京戏。”前几年，韩老参加了丰台区的业余京剧比赛，还获得了二等奖和优秀奖。说起这些充实生活的业余爱好来，老人脸上流露着掩饰不住的自豪。

这些“康龄轩”、“什刹海”、“天坛”和“航天公园”中的乐者们，只是京城众多乐器票友的一个缩影。他们用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，向我们讲述着同一个故事：这些乐器“票友”，自打年幼时喜爱上乐器之后，不管经历多少世事更迭和岁月沧桑，乐器始终是他们心头的一个情结。也许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暂时或长时间地放下了乐器，但当他们一旦重新拿起乐器时，最初热爱乐器的那种热情又再度被点燃。乐器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快乐，乐器也让他们的业余生活和精神世界更加多彩而充实。经历的太多、错过的也太多，锻造了他们面对困难不屈不挠、面对生活豁达开朗的生存品质。这些热爱乐器的人们身心愉悦、生活健康。在人生的路上，因为有乐器相伴，他们的人生将不会寂寞。

本刊记者/孟建军 周莉梅

摄影/孟建军